

严复致贾恩绂函一通

王学斌

笔者近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阅河北学者贾恩绂^①相关著作时,在其《定武学记》中发现严复写给贾的一封信,题为《严几道先生来书》,全文如下:

佩卿先生执事,侯烈公邮书来皖,并寄示大著《定武学记》一册。维诵首尾,寅服无量。曩在京师,高轩过门,未遂倒屣,至今思之,辄深失人之悔。事会一往,不可攀缘,未知何时乃得合并耳。所录于“学”、“行”分两大支,而要指以戒惧、慎独为孔门小乘,标悲天悯人、泽民益世为宗,此其志量,不但同符孔孟,实举一是宗教而兼包之。净名居士毗耶示疾,王伯安居夷后讲学,皆违此义,盖不图见地超绝之至于斯也,叹服!叹服!往者亦尝云,中西学者作用不同,起于“恕”字界说之异,中土“恕”字界说曰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此负义也;西人“恕”字界说曰:“以己所欲,施之于人”,此正义也。二者似同实异。盖用前说则归洁其身,有所不为,其义已尽;用后说则匍匐救丧,强聒不舍,皆一己分内之事,而一日安闲,死有馀责矣。故中国之君子期于无损人而已足,而西国之君子凡世间有一溺一饥皆己之性分有未尽也。是故学说不同,而社会结果遂以大异如此,此亦可谓与尊说暗合者矣。逮后读《论语》,至“博施济众”章,又若有悟,觉圣门言恕与仁字似尚隔一尘,盖仁者欲立立人、欲达达人,此二语真活泼泼地。立者助人自立,达者助人开通,若本斯而谈,似可补前义之未足,执事以为何如?大著又谓,《论语》为专重修己之书,为后世学派误点所由出,复则以为,《论语》自今日观之,诚有一二不合用者,然言各有当,安知其说行

①贾恩绂(1866-1948),字佩卿,号河北男子,河北盐山人,近代著名方志学家。1890年入保定莲池书院读书,师事桐城派学者吴汝伦。中光绪癸巳恩科举人。1898年康有为在京联合各地举子公车上书,贾恩绂是签名者之一。曾先后主讲于梗阳书院、定武书院及贵胄学堂,并担任过直隶通志局总纂、北京政府财政部盐法志总纂、临时政府顾问、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等职。著述颇丰,已刊行者有《直隶通志》、《盐山新志》、《定县志》、《定武学记》、《水经注纠谬》等。另外尚有未刊之《思易草庐诗稿》、《思易草庐文稿》、《思易草庐日记》和《思易草庐年谱》,现存于河北省图书馆。

于孔子之世非无以易者乎？但仲尼疾固而绝意、必、固、我，《周易》又重随时之义，则其说之不可固执而有穷变通久之宜，似当时亦已言下指点。吾辈生当今日，尚论二千余年，遂若有可改良之处，此不独吾教为然，盖天下宗教之经历，莫不如此矣。总之，文字者，皆糟粕也，先生信孔子而不必信《论语》之说，最为的当。吾无间，然此间学堂日来适大考，忽忽未获尽意，伏维亮察。弟严复顿首。^①

翻检《严复集》、《〈严复集〉补编》、《严复合集》、《严复与天津》、《严复翰墨》等著作以及近年散见于学术刊物中有关严复佚文的论文，均未提及或收录此信。

据“邮书来皖并寄示大著《定武学记》一册”一句，可知此时严复身处安徽。严复曾应好友姚永概和安徽巡抚诚勋之请，于1906年4月至1907年6月间在皖主持安庆高等学堂校务。据《思易草庐年谱》所述，贾恩绂于1906年4月任山东学监，“六月，杨莲甫中丞以学报相委，甚喜，以为可借此出其素蕴，然杨之世弟吴辟疆网利营私，致于决裂。是年刻《定武学记》，乃为吴所激之故。”^②由此可知该书刊刻时间当在1906年6月之后，亦能确定严之回信应作于该年后半段，而其在信末提及“此间学堂日来适大考”，恰说明此时他正忙于考核甄别学生与教员等事宜。

由“曩在京师，高轩过门，未遂倒屣，至今思之，辄深失人之悔”一句，可知严、贾二人应早已结识。且二人皆师从桐城派名宿吴汝伦，严复推崇桐城古文，多次前往莲池书院求学请益，而贾恩绂更是莲池书院培养出来的高材生，“治《仪礼》，有家法。”^③故二人之间尚有同门之谊。

至于《定武学记》，其实是贾恩绂“于前清光绪壬寅年（1902）主讲定武中学时之一部分讲演词也”^④。由其弟子米逢吉整理，分上下两篇，上篇题为“说学”，共17节，下篇题为“说行”，共9节。此书先于1906年由山东官印书局付印，后由米逢吉于1928年重刊，即本文所据版本。《学记》刊行不久，贾便将该书寄给所熟识的各地学人，请他们加以指正。如宋恕^⑤收到后，“再三批读，始知江东胜流谓今河朔‘但出贵人，不出学人’之普通月旦，为不审矣！”^⑥

在《学记》中，贾提倡学行合一，“夫学本为行而设，行而未能，故先学焉，

①严复：《严几道先生来书》，《定武学记》，中华报社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刻本。

②吴秀华：《贾恩绂〈年谱〉》，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主办：《桐城派研究》2007年第9、10期合刊，第109页。

③吴汝伦：《盐山贾先生八十寿序》，施培毅、徐寿凯校点：《吴汝伦全集》第一册，黄山书社，2002年，第172页。

④米逢吉：《〈定武学记〉跋》，《定武学记》。

⑤宋恕（1862-1910），原名存礼，字燕生，后改名恕，字平子，号六斋，晚年复改名衡，浙江平阳人。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。著有《六字课斋津谈》、《六字课斋卑议》、《国粹论》等。

⑥宋恕：《致贾佩卿书》，胡珠生主编：《宋恕集》上册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621页。

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，故欲正今日之人心风俗，必先正夫学术，欲正学术先破学行分途之谬见，以暗合吾利己必先利人之说”^①。贾还主张应打破学界讳言“利”之谬误。在他看来：“人生除利己利人外，别无他道，而利己全在利人之中，则言利庸何伤？利己何必讳？”^②此外，贾对历来被儒生奉为经典的《论语》一书提出质疑，他认为《论语》并非出自孔子，而是“或出荀子之门也”。故他主张“宁信孔子而不尽信《论语》”，“吾之不信《论语》，适将以尊孔也”^③。严复在致贾的信中，也正就以上问题同贾进行了简要探讨。在严看来，对于“恕”字界说，中土取其负义，而西人扬其正义，“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，曰恕，曰絜矩。然谓之相似则可，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。何则？中国恕与絜矩，专以待人及物而言。而西人自由，则于及物之中，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。自由既异，于是群异丛然以生。”^④所以“社会结果遂以大异如此”。可见严复对中西文明之差别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不过，严复并不认为中学一无是处，“吾圣人之精义微言，亦必既通西学之后，以归求反观，而后有以窥其精微，而服其为不可易也。”^⑤总体而言，严复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，大致持中西相长，各补所需的态度，因此他在信中认为《论语》“博施济众”章“似可补前义之未足”，并就贾对《论语》的批判略作辩解，指出“《论语》自今日观之，诚有一二不合用者，然言各有当，安知其说行于孔子之世非无以易者乎？”

由于贾恩绂在学界声名不显，加之其个人著作多未刊印，故这份书信便未被后人重视。今日我们重新研读这篇佚文，既能从中了解严、贾二人在某些学术观点上的异同，亦可将其视作严复同北方学人交往的一则重要史料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

①贾恩绂：《绪言》，《定武学记》，第2页。

②贾恩绂：《人生除利己利人外，别无他道》，《定武学记》，第16页。

③贾恩绂：《〈论语〉为专重修己之书，后世儒家流弊多源此书》，《定武学记》，第7页。

④严复：《论世变之亟》，《严复集》，第一册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3页。

⑤严复：《救亡决论》，《严复集》，第一册，第49页。